

畫像的傳奇

童真譯

本文為一真實故事，主人翁史提拔先生 (Mr. Stenburg) 為著名畫家。原文刊於「著名單張」 (Famous Tract)。作者姓名履歷俱不可考。——編者

史提拔滿腹疑團的望着他畫室裏的客人許格 (Hugo) 教士，他就是主理聖耶路 (St. Jerome) 教堂的監督。

「我們的教堂需要一幅壇像，」教士說：「一幅由先生筆下描繪的耶穌受難像是最好不過的了。至於油畫的代價，城內一位很有錢的懺悔者願意買這一幅畫來送給教堂。」

史提拔在畫架上敲了一下煙斗裏的餘灰，微笑地說：「神甫，這個相信可以辦得到，我可以給你繪一幅聖耶路城裏從沒有能比得上的壇像。」

此後數星期中，史提拔不斷地搜集有關耶穌受死的資料。他天才橫溢，而且很有名氣。油彩在他的筆掃下顯出了生命。顏色一筆筆地染在帆布上，一天，那僵沉的十字架終於繪成了，屹立

在各各他山上，接着，是一羣疲乏惶恐的門徒，圍在它底下悲泣。

然而，不知怎的，他開始厭煩起來，對自己說：「我得到郊外寫生，要忘掉這陰森的畫像。」那是春臨大地的時分。初綠的原野，滿溢着無比的清新。在樹林的深處，史提拔給一個年輕的吉卜賽女郎怔住了。她一頭烏溜的秀髮，長長地垂到腰際。配上了那襲淺淡的紅裙，更襯出她恬樸無渣的美麗。一雙漆黑的眸子，流露着明淨清朗，還有佻皮。

「好一幅美麗的圖畫！」史提拔在想。

女郎也定睛地注視着這藝術家。突然放下了草籃，翩然而起，輕舒纖纖的玉手，在他面前悠悠的舞蹈起來。「不要動！」史提拔喊着。女郎戛然而止。「今個星期你要到我畫室來，我要為你畫像……。」「可是，先生？我不過是個吉卜賽女郎！」她害羞的說。「只管來！」

她果真來了。仍是穿着那紅色的衣裳，但却把長長的秀髮跟着花兒束在後面。史提拔早預備好了。他隨着她側坐倚立、或舞動的姿態，盡量的描繪。班比雅從沒有到過藝術家的畫室，她好奇心的問題很逗得史提拔喜笑。突然，她的目光溜到那將要完成的壇畫上，於是目光便不能自己地被吸引着。

「他是誰？」她問。

「是基督。」他全不在意地回答，專心捕捉那優美旋轉的線條。

「他們幹嗎？要圍着他！」

「釘他十字架！」他有點不耐煩，抬起了色碟。

「但是，那些狠心的人又是誰呢？」她仍然追問着。

史提拔拋下了畫筆。「看着！」他說：「站在那裏，不許動，連嘴唇也不許動！」班比雅合上了小嘴，但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壇像。

一天的裝擬姿態好不容易過去了，班比雅走近了大門，到底又停下來，躊躇地轉過身，悻悻地問：「難道他是個壞蛋？」「不對，不對，他是個很好的人。」他說：「記着，後天再到這裏來。」

每次她來都有一個新鮮的問題要問他：「假如他是個好人，爲什麼人們又要釘他十字架？」史提拔簡單快捷地把有關基督受死的故事告訴她。當他正述說着一切的時候，他看到那漆黑的大眼睛，忽然含着閃閃的淚珠。

一天，這兩幅畫終於完成了。班比雅最後一次到畫室裏來。當她在畫布上看見自己的儀容，不禁高興得拍起手來。她又走到那幅壇像前，默默的站在那裏。最後，她轉過身來，若有所感地說：「先生，你一定很愛他。他已爲你付上了這許多的代價……是嗎？先生！」她向他微笑道別，走出了畫室，漸漸地消失在他迷惘的視野。他悵然的呆站着，凝望着她遠去了的踪影。

史提拔一天到晚都像聽到她幽幽的聲音：「你一定很愛他。是嗎？先生！」他變得沒有安寧，心裏憂來無方，甚至不能再抵受下去了，或許認罪懺悔可解決心靈上的苦惱——

他跪在許格神甫的面前，認了一切所能想到的罪。教士給了他赦罪的允諾。但當他走出那宏偉的教堂，心裏仍是被煎熬着。神甫給予的「赦免」似乎一點也不夠，一點也沒有效。也許，送給教堂一件禮物會有幫助？但甚麼才好呢？是了，他剛完成的壇像！一幅史提拔筆下的名畫，以微價來送給教堂，應是無上高貴的禮物了。

他打定了主意。找到了許神甫，將自己的意思告訴他。神甫笑着說：「因你所作的，願神與你同在。」但史提拔心裏却清楚知道，神並沒有與他同在。與他同在的只不過是那個無休止的問號：「你一定很愛他。是嗎？先生！」

又一個平凡的晚上，他沒精打采的閉望着人羣，他們忽忽地走進一座矮門。「真奇怪！看來都是快樂的羣衆呢？」終於，一個晚上，他也隨着人羣走進了屋子，坐在他們當中，留心聽着那傳道人的信息。他好像擁有史提拔尋找多時的東西。果然，那一晚，他爲自己永不寧息的生命找到了答案。神甫的「赦免」，送給教堂的禮物，都不能叫生命得到滿足。耶穌基督已爲史提拔釘死在十字架上。這個畫家，終於能衷心地說：「我是多麼的愛祂！」

第二天早晨，他既興奮，又感激，遮掩不了心中洋溢的喜樂。「我怎樣才可以告訴別人呢？」

是了，我可以繪畫！」

不久，德素頓市 (Dusseldorf) 的畫廊，多了一幅史提拔的傑作，供人欣賞。一天，他看見一個年青的女郎，在他的耶穌受死畫像前啜泣。她回轉身來，是班比雅。

「先生，原來是你！啊，先生，假若祂也一樣地愛我便好了。」她忍不住哭了起來。

史提拔和她一同坐在油畫前，開始爲她講述那奇妙的受死，那榮耀的復活，那古舊十字架的故事。

「孩子，這一切不是爲了甚麼，是爲了全人類，爲了吉卜賽人，爲了每一個靈魂——基督在十字架上，受苦、流血、捨生。祂作了這一切，是爲了你，是爲了班比雅。」整段時間，吉卜賽女郎異常的沉默。之後，她堅定的說：「我信！」

兩年以後，她死了。但她衷心地相信耶穌基督。臨終的時候，她仍念念不忘地說：「我作了這一切，是爲了你，是爲了班比雅。」

畫家老了。至終，他放下了油彩。德素頓市從此少了一個畫家。但那幅耶穌受死的名作，仍懸掛在畫閣裏。很多年後，一個青年的德國貴族，遊覽畫樓，看到了史提拔的傑作，也看到了畫框上的一行字：「我作了這一切，是爲了你。你却爲我作了甚麼？」整晚，長夜漫漫，年青人苦苦思索，終於下了決心。這個貴族便是司實多夫 (Zinzendorf)。他在史提拔的名畫前，決心

把整個生命獻上，來回答這個問題，後來還殉道而死。到生命終結的時候，仍然回答着這問題。多年前，畫廊走火。名畫與樓閣一同湮滅。然而，那永恆不變的問題：「我作了這一切，是爲了你。你却爲我作了甚麼？」到今天仍舊向每一個人，向你、向我挑戰。